

# 赴一场春约

王建业

牵着年轻时的梦,沐着春日温软的风,我踏上那条路。路还是那条路,却又不大像了。宽了,平了,两旁的树也高了。可我知道,它通向的还是那个地方——兰田水库,那片曾让一代人挥洒过汗水的土地。

一湾碧水,撞入眼帘,远远望去,水面如一匹深蓝轻软的绸缎,春风拂过,泛起层层涟漪,平静的湖面顿时生动起来。静立于此的水库,恰似久候的故人,热络迎接着归来的游子。天空澄澈湛蓝,大地舒展青绿,水库之水纯净深蓝,自成天上人间的独特景致,温婉动人。四周群山环抱,林木郁郁葱葱,报春的鸟儿尚未放声,春的使者已悄悄爬上枝头,催出青枝嫩叶,为大地披上崭新绿装。这是一幅无需装裱的天然画卷,兰田水库,本就是一首写在大地上的诗。

我快步走近岸边,水面含情,平展如镜,映出我的身影。水中鱼儿自在成群,或穿梭觅食,或追逐嬉闹,悠然享受着春日暖意。忽然,一只水鸟如离弦之箭俯冲而下,直扑鱼群,刹那间击碎了水面的平静,也轻轻惊扰了我心底温馨的旧梦。

水库四周,群山连绵。山谷间,茶树顺着山势层层生长,错落有致。铁观音最是出挑,嫩芽泛着微红,生长间吐露芬芳,茶香漫遍茶乡。晨雾裹着春风在茶园轻绕,茶树随风轻摇,宛若起舞的少女。叶尖露珠渗入泥土,默默滋养着根须,那抹鲜活的绿意,从山脚漫向山巅,满眼都是蓬勃生机。

茶农们因茶致富,一栋栋小楼在山脚拔地而起。这不仅是日子富裕,更是把心中理想落到实处,把期盼变成现实。他们传承炒茶手艺,融入茶文化匠心,既要把日子过红

火,也要把心灵填充实,如鸿雁展翅,载着茶香飞向远方。

水库之美,是茶乡人用双手圆的梦。春日暖阳,水天一色,深蓝清澈,动人心弦。天蓝得透亮,茶绿得鲜活,水波荡漾万顷碧色,兰田水库如一颗绿宝石,稳稳镶嵌在茶乡沃土之上。

我站在岸边,看着这一湖碧水,满山青翠,忽然想起当年那些人来。

那时候,他们正年轻,跟我现在看到的这些茶树一般,满含着蓬勃的生机。深山里头,什么都没有,只有石头,只有黄土,只有叮叮当当的锤声和夯声。人手少,干劲却大。逢山开路,遇水架桥,一锹一镐,肩挑手扛。工地上总是有笑声的,再苦再累,也有人一边擦汗一边说笑:“等将来呀,水库修好了,咱们一定要再回来看看!”说这话的时候,他们的眼睛是亮的,亮得像这春日的阳光。

后来,水库修好了,他们也散了,各奔东西。可那句话,我一直记得。

今天,我终于回来了。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时候。

眼前的这一湖碧水,不就是当年他们用青春换来的吗?这满山的茶香,不就是岁月给的最好的回响吗?



# 彭圩的烟火与记忆

傅建春

“彭圩”,乃旧时蓬莱镇彭圩街之简称,是安溪境内名气最盛、年味最浓的传统大圩,更是承载着一代人记忆的民俗地标。据史料记载,清代每逢圩日,奔赴此处交易的商贾百姓,盛时可达万人。当年名臣上官献瑶亲历其盛,曾由衷赞叹“真热闹,罕见矣”,其繁盛景象可见一斑。

在安溪大地上,传统圩日与年货市集的烟火气从未消散。桃舟乡的桃舟圩,官桥镇逢农历二、七开圩的官桥圩,蓝田镇的蓝进圩(又称蓝田圩),素有“小上海”之称。逢农历四、九开圩的大坪乡大坪古街,以及湖头镇、西坪镇、龙涓镇等,皆保留着各具特色的圩日传统。但若论历史积淀与年味浓度,蓬莱镇彭圩无疑是公认的安溪圩日集市代表,其地位至今无人能及。

旧时的彭圩街,格局颇具韵味。它从“荔枝脚”向北延伸至岭南村中部,呈半弧形线状铺开;中段的“横街”向西直抵蓬莱卫生院,东段中部则有一座石拱桥连通蓬莱村,闻名遐迩的安溪第八中学(前身为进来中学)便坐落于此。该校由爱国侨胞柯进来先生捐建,故以其名命名,成为彭圩街旁一道鲜明的人文印记。

谈及彭圩的风味,蓬莱豆腐无疑是响当当的招牌。流传至今的蓬莱豆腐,可凉拌、串汤、煎炸卤肉,是当地人待客的拿手小吃。新鲜买回的豆腐用海盐腌制后,可保存三五天不变质;若以井水每日更换浸泡,数日仍能保持松软滑润、入口即化的口感。蓬莱豆腐与官桥豆干齐名,二者一干一湿,各有千秋——官桥豆干劲道坚韧,蓬莱豆腐则以嫩滑著称,皆是安溪圩日里刻在骨子里的味觉符号。

街面由砂石铺设,经年累月被脚步反复夯实,平整坚实,足以承载万人涌动的热闹。圩场的摊位布局看似随意,却藏着最朴素的生活智慧:“荔枝脚”一带是小猪仔交易的集中地,紧邻着为赶圩百姓提供午餐的“柴火店”,远道而来的山民卖掉猪崽,转身就能吃上一碗热饭;“彭圩桥”桥头的豆腐摊香气氤氲,横街的临街小店口与路旁则是粮油交易的核心区;街心地段矗立着青石墙构筑的国营百货商店,而专营卤面的饮食店与百货店相距不足20米,赶集人走累了,抬脚便能坐下果腹。

赶圩的人群中,既有收购鸡鸭鹅再转卖的小商贩,更多的是带着自家种养的家禽、农作物前来交易的农户——他们将农产品变现,换取煤油、海盐、肥皂、火柴等日用品,或是米面、糠粕、果瓜种子、薯藤苗等生产生活物资。因偏远山村立春后早晚气温低于平原,不宜番薯育苗,山里农户的番薯苗便多依赖圩市采买。还有些挑着“柴秋尾”(捆扎结实的干透松枝)的农户,将柴捆整齐摆放在街道两个远端,交易后顾客可直接挑走,既便利又不妨碍人流。

几根柔韧的藤条,手指灵活地穿梭缠绕,不一会儿,奋箕的轮廓便渐渐清晰起来。矮脚围墙上,摆着几个大大的佛手,一个个足有一两斤重,黄澄澄、圆滚滚的,看着就让人满心欢喜。

我在院子周边闲逛了一圈,只见许多农家的房前屋后,都开辟了小小的菜地:高丽菜长得胖乎乎、圆滚滚的,花菜大得堪比脸盆,芥菜则铺成一片绿油油的海洋,生机勃勃。墙角、山坡处,还养着鸡鸭鹅,时不时发出几声清脆的叫唤,为静谧的山村添了几分烟火热闹。四处还栽着龙眼树、番石榴、柿子等果树,枝叶繁茂,透着蓬勃的生机。

见我来了,黄竹钦一家立马忙碌起来:男主人忙着烧水泡茶,泡的是本村自产的茶叶,用的是山间清冽的泉水,茶汤澄澈,香气袅袅;女主人系着粗布围裙,在埕边支起大锅,柴火在灶膛里噼啪作响;老人家则在一旁忙碌着杀鸭拔毛,动作娴熟。见此温馨景象,我不由脱口而出:“故人具鸡黍,邀我至田家。”村里人笑着应答,客人来了,煮上一顿热气腾腾的大锅饭,便是最朴素、最真诚的待客之礼。

只见女主人将肥瘦相间的猪肉切成小块,先放进热锅里逼出油脂,再加入切好的葱头、芋头块,还有自家晾晒的菜干,翻炒至香气四溢,随后加入颗粒饱满的大米和适量清水,盖上锅盖焖煮。她们凭着多年的经验,精准把握撒柴火的时机,时时观察饭的熟度,她们说这一口大锅,最多能煮二十多斤大米。待锅盖掀开的瞬间,热气扑面而来,浓郁的香气像长了腿似的,一下子飘满了整个院子。女主人用大大的铁

# 水调歌头·喜看今日安溪

苏宇霖

金蛇双春舞,千里焕新天。茶叶、藤铁、光电,三链入前沿。白湖水库铸立,影视空天集聚,实力四八聚。三香举城浸,祥瑞满人家。

十五五,规划出,再开先。乡村振兴示范,绿水抱青山。国号新花盛放,富春山居铺展,底气更蔚然。万马奔腾越,大美年胜年。

# 女贞子挽歌

罗婷

十多年前,晨光初透樱桃树的嫩芽,夏夜清风拂着黄角兰的馥郁漫过窗棂,秋桂细雨无声洒落肩头,冬腊梅于寒风中吐纳幽芳。彼时的小区,是时光写就的抒情长诗,每一株草木,都是诗行里跃动的韵脚。它们以四季枯荣,丈量人间烟火的温度,滋养着我们对家园最纯粹的眷恋。

如今,樱桃、黄角兰、腊梅、桂树与枇杷,皆成过往。而我,这株女贞子树,终未逃过被剥皮斫枝的宿命。犹记不久前那场盛景——千百只飞鸟如墨色潮汐,自四方奔涌而来,栖满我的枝丫。它们是我的知己,是我的歌者,是我生命里最鲜活的回响。它们啄食我结出的紫黑浆果,从不是负累,而是我与生灵间最圣洁的盟约。那一刻,生命的丰盈与欢喜漫过枝梢,我知,我的存在,只为这一刻的繁华喧嚷。阳光穿过层叠的羽翼,在地上洒下斑驳碎影,那是流动的、带着神性的人间画卷。

可这幅温柔画卷,终被粗暴撕碎。冰冷的刀刃切入肌理,枝干被生生剥离,我感受的不是切肤之痛,而是沉渊般的悲凉。我曾以为,我是社区的温柔馈赠,是孩童眼中的浓荫,是飞鸟的栖所,是惜花人心中的清宁慰藉。可如今,只剩一截突兀枯干,一圈残损根须,如大地一道沉默难愈的伤口。

我望着小区里往来的人,步履匆匆,无人为一株树的消逝驻足,亦无人问津那些曾栖落的精灵去往何方。我曾经问邻里,他神色淡淡,仿若谈及无关紧要的琐事,片刻后压低声音,带着淡淡的笑意道:“果子落得满地都是,砍了便不用日日清扫了。”这轻飘飘的理由,如一根冰针,刺破了我对这片家园最后的温情幻想。

忽而忆起一则古老寓言:猪嗤笑耕牛终日劳作,耕田挤奶,不得安闲,而自己坐享清福,自在逍遥。可年关将至,肥猪遭宰杀,耕牛却依旧安然活着。猪的价值,是沦为食物的“有用”;它所嘲的牛之劳作,恰是牛得以存续的价值。这寓言满是讽刺,道尽了“有用”与“无用”的荒诞与悲凉。

而今,在某些人眼里,我的存在,竟只关乎是否弄脏地面。枝头的清鸣、孕育的浆果、庇佑人间的绿意,皆在“便于管理”的冰冷逻辑里,被轻易抹杀。我这“无用”的温柔之美,成了功利秩序的阻碍。我们失去的,从不止一株树,更是与自然共生的默契,对生命本真的敬畏,还有邻里间共通的、对美的感知与守望。

这截枯木,是我留给世间的最后遗书。它诉说着漠视、功利,与人和自然的疏离。我曾是一株女贞子树,来过,爱过,终被遗忘。我的离去,是这个时代,对自然、对生命、对诗意,最沉痛的背弃。

可我仍藏着一丝微弱的期许。愿这截

# 山雨·农家味

李志宏

我们一行驱车前往白瀨村的草山。车行半途,春风缠着细密的雨丝,悄无声息地漫了过来。

一脚踏进这片草木葳蕤的大山,湿润的泥土气息便裹挟着草木的清香,直直钻进鼻腔,熨帖得人浑身舒坦。群山刚被雨洗过,每一片枝叶都绿得发亮,透着鲜活的光泽;田埂边缀满了豌豆花,娇嫩的花瓣上托着亮晶晶的水珠,风一吹便轻轻晃动;青菜也吸足了雨水,长得郁郁葱葱,那股子鲜灵劲儿,看一眼便让人满心欢喜。

福山堂就坐落在草山的半山腰,不事张扬,却自有一种气度。走进福山堂,雕梁画栋间缀满彩绘,色彩明艳却井然有序。墙上的石刻错落有致,既有细腻的线条,也有饱满的浮雕,每一笔一画都严谨精细。屋内供奉着保生大帝、张公圣君、王元帅三尊法神,村里人说,这三位神明,千百年来一直护佑着这一方水土的平安。

堂边立着一棵余甘树,已有800多年树龄。这树高约十米来,树冠舒展,宽达七八米,老树干上布满了凹凸不平的树瘤,透着岁月的沧桑;奇特的是,粗壮的老枝上光秃秃的,不见一片叶子。我却想起秋深时节,这树上会缀满累累余甘果——小小的果子藏在枝叶间,入口先酸涩,细品方觉出那一缕倔强的清甜。

雨还在下,细细密密的,将山间的一切都洗得愈发清新。顺着山路往前不远,便是黄竹钦家,我们到他家小坐品茶,听他继续讲述村里的故事。

黄竹钦的老父亲在门口编竹箕,手里攥着

枯木化作一粒种子,埋进人心深处;愿未来的社区,不再是水泥堆砌的冰冷容器,能重新拥揽草木的呼吸,聆听飞鸟的欢歌,容得下一丝“不完美”的生机;愿世人懂得,真正的家园,从不是光洁的地面,而是头顶有浓荫,枝头有鸣禽,心中有对自然最纯粹的敬畏与热爱。愿来日新芽破土时,有人记得,曾有一株女贞子树,以生命为笔,为这片土地,写下一封关于爱与失去的温柔遗书。

